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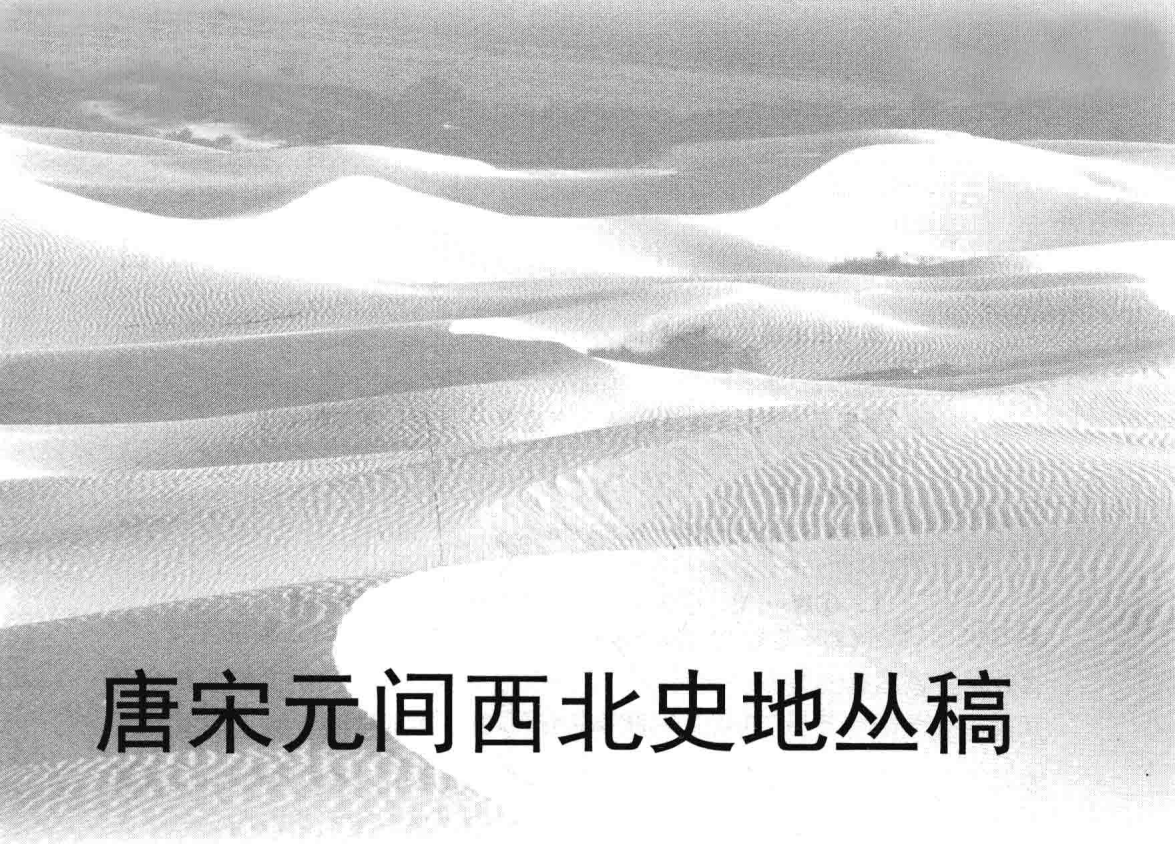
欧亚备要

汤开建 著

唐宋元间 西北史地丛稿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

汤开建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 / 汤开建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欧亚备要)

ISBN 978-7-100-10461-6

I. ①唐… II. ①汤… III. ①西北地区—地方史—唐宋时期—文集 IV. ①K2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034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

汤开建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0461-6

2013年12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1 1/4

定价: 105.00元



欧亚 备要

《欧亚备要》学术顾问委员会和主编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陆欧亚研究中心

总顾问：陈高华

顾问（按音序）：

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李勤朴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 颀	王 欣
王希隆	魏存成	徐文堪	许序雅	杨 军	于志勇
郑炳林					

主编：余太山 李锦绣

自序

此为余第三部西北史研究论集，第一部为《党项西夏史探微》，2005年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第二部《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三部即是本书，《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三书研究内容、主旨虽然均不相同，但贯通阅读，却彼此相连，构成一个较大的体系，第一部为党项，第二部为吐蕃，第三部主体内容则是突厥、回纥，宏观透视三书，即唐宋元间西北民族史研究，当然宋（含辽夏金）为其主干，唐为引首，元为殿后，大致可以反映余二十余年来研究西北史的整体水准。

这部集子收录的二十余篇学术论文，多为二十余年前的作品，原以为会过时，故在此次整理成集过程中，特查阅了此领域最新成果，发现这其中绝大部分作品仍不失自有的学术价值。何也？余以为原因有二：一曰史料，二曰选题。言史料者，即无新史料不作文，不竭泽而渔收集史料不作文，余早年发表文字大多是新史料的发掘与发现，故能在较多的研究区间谈出新问题；言选题者，余作文之原则是不老生常谈，不大而无当，不人云亦云，不盲目崇信权威，无新见解不作文。故余所成之文大体为二类：一是别人从来没有研究过的文章，二是与学界通行观点完全不同的文章。于是乎，可能会给许多较为传统的学者留下如下印象：特立独行，剑走偏锋，文如芒刺，得理不饶人。其实余并非一喜与人争长较短之人，只不过做文章过于较真，埋头考据，低眉辨误，一旦结集出版，自己也胆嚇心惊，竟然挑战的尽是“名家”、“权威”。余读多位学者论著，为名家“让”，为权威“讳”，一幅完全的“温良恭俭让”。于是，巨擘撑之，大家颂之，青云扶摇直上九霄。余不愿如此，笃信唯实唯真，文章从来是对“史”不对“人”。

这一部集子，余欲向读者重点介绍三篇文章。第一篇《唐李筌〈太白阴

经·关塞四夷篇》西北诸道部族地理考证》，这篇文章初稿完成在二十余年前，是从一本传统史学界从来不使用的兵家书中找出了一篇与贾耽《皇华四达记》类似的唐代边疆地理的文章，由于作者身份晦暗不明，由于内中文字舛讹错夺，见过此书者，可能都不敢予以信任，更谈不上花精力研究。余凭多年浸润唐宋文献之知识，再借对西北史地的熟悉与掌握，直感示余，这是一份极为原始真实的唐代文献，一经整理深入，则发现其价值不菲：（一）出现了一批其他唐代文献中从来未见过的北方族名和地名，族名有“浑匭焦”、“节子”、“匭利羽”、“黑霫”，地名有“北庭山”、“真檀山”、“诺真山”、“彰濠”、“大非海”、“小非海”、“万海”、“泊悦海”、“鱼海”、“白亭海”、“弥娥山”、“三川口”、“三山母谷”、“长海”、“关海”、“曲地”、“黑海”等。（二）出现了一批与其他唐代文献不同或比其他文献更为详细的记录，如“以浑邪部落为皋兰都督府”、“斛律部落为高阙州”、“浑匭焦部落为浚稽州”、“鲁丽塞下置……党项十四州”、“道入十姓部落三窟故居地”、“党项杂羌置岷、丛、鳞、可等十四州”、“以突厥处密部落为瑶池都督府”、“以杂种处月部落为庭州”、“回纥部落分为五州”等。（三）即使是出现过的部族和地名，由于唐代文献记录西北民族的资料十分珍贵，多一条原始资料的验证，亦于深入研究西北民族史有益，如“以颉利左渠地置定襄都督府，以右渠地置云中都督府”，此处与其他唐代文献不同的是，他处言“左”，此处言“左渠地”，他处言“右”，此处言“右渠地”；又如文中出现的“斛律”，他处作“斛薛”。其中有许多问题是借助李筌书的记载而解决唐代文献中的千年悬疑。如关于霫部的记录，《新唐书》列“白霫传”而无“霫传”，《旧唐书》列“霫传”而无“白霫传”，《通典》则既列“白霫传”又列“霫传”，文献又大量出现“白霫”与“霫”的记录，白霫与霫是何关系，中外学者猜测考据，言之甚多，但无一中的者。然李筌书“白霫”与“黑霫”记录一出现，两者关系，一目了然。千年悬案，尘埃落定。李筌书价值之珍贵，难道还有疑义吗？余心中一直十分郁闷，此文发表已二十余年，但唐史界似无任何反映，为何？令人不解。此文发表后，余曾寄文至香港新亚研究所严耕望先生，亦曾兢兢焉往香港九龙拜谒求教。之后，余与先生还有好几封书信往返。先生学林耆宿，史界泰斗，虽对拙作多加赞赏，但余隐隐感到，先生并不完全认同使用这种非正史或非常用文献之偏僻资料来研治学问。余不佞，在余心中，李筌书之《关塞四夷篇》犹如千唐墓志，犹如敦煌文书，其

史料之神圣性毋庸置疑，只是今人如何整理研究、利用这一遗产。于是，余在二十余年前旧文的基础上，再一次对此文进行了重新整理研究，而且参考了此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扩充了其中部分内容。希望通过此文的再次出版，能引起治唐史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余要谈的第二篇文章是《宋代的于阗——兼论于阗政权与喀喇汗王朝的关系》。说老实话，余对此文始终有些忐忑，因为余不掌握穆斯林史料及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全貌，余获得这一方面的资讯全靠现已完成的各种译著与译文。但是，由于对于阗中文资料的深挖，发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按照穆斯林史料或西方学者的说法，从公元1009年开始，于阗即为喀喇汗王朝攻占，并隶属于喀喇汗王朝。中国学者则更进一步推演，宋代的于阗亦即喀喇汗王朝，所以，中文文献中出现的于阗活动均被当今主流学者视之为喀喇汗王朝的活动。余发现这一观点与中文文献记录的于阗史实完全不相契合。余以竭泽而渔的中文文献于阗史料详尽地证明了三点：（一）从五代到宋末，于阗政权一直是一个承继着漠北回鹘可汗传统的回鹘政权，其间并无根本性的转变，并证明了宋代出现的于阗可汗名字与王号不是同一时期喀喇汗王朝可汗的名字与王号；（二）从五代到宋末，于阗国内的宗教信仰始终是以佛教信仰为主体，从国家层面来说并未完全改宗伊斯兰教，中文文献的确切记录比穆斯林史料的含混模糊更能说明问题；（三）从五代到宋末，于阗政权始终是一个独立的政权，而成为辽宋王朝“藩属”进贡国，于阗绝不是喀喇汗，于阗黑汗王即是于阗可汗王。这个问题不是一般学术研究中的细节考据，而是关系到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归属及民族关系的政治性大事，决不能据穆斯林史料的含混记录及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将中国文献中明确记录的于阗政权的属性而一笔抹杀，特别是中国学者采用舍此取彼利用中文史料的方法而附和西方学者的观点更不可取。余再次将此文重新整理，并进一步强调余二十余年前的观点，再次证明，宋代的于阗仍是我国境内独立的民族政权，并不属于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而为宋辽王朝的藩属国。

第三篇文章是《〈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再释——兼论辽宋夏金时代的“回回”》，此文为研究中国回族史不可回避的文章，也是与研究回族史主流学者意见完全不同的文章。旧文发表二十余年中，仅杨志玖老先生作过正面的回应，当然是不同意余之观点，仍坚持“回回即回鹘之音转”旧说。

余原本亦对旧文感觉有证据链上的衔接问题，故此次又重新对这一问题展开全面研究，并对辽、南宋、金及元初时期出现的“回回”诸词进行了深入考证，还修正了部分原有观点，重新提出：《梦溪笔谈》中的“回回”应是来自唐末五代北宋时期进入中国境内而留滞于西夏和西北地区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商人，其与回鹘人貌似，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则完全不同，西北或西夏人为了与回鹘人区别，即以当时的“市井俚语”称之为“回回”。此词传至辽，辽称大食为“回回大食”；此词传至南宋，南宋人则将与契丹双陆一样而流行于西北地区的双陆称之为“回回双陆”；此词传至金，金人即称大食人在西北地区的聚居处为“回回寨”；此词传至早期的蒙古人，蒙古人遂称早已伊斯兰化的龟兹回鹘为“回回国”，故至元初，元朝廷仍然在“西夏回回”人中签军。这一切全部存在的“回回”证据链均指向我国的西北地区，“回回”应即是指五代、宋以来居住在西夏境内或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余不敢言，此结论即是“最后的真理”，但余相信，这一结论大概离史实亦不远矣。

当然，其余文章亦有可读之处，如阎立本《西域图》之还原，韩昱《壶关录》记录的李密族属，解读西夏“秃发令”的本意，今本《元史》尚有两传散逸在外，等等，均为本人的发明与发现。这些文章就不再在此赘述，留待关心者书中披阅。

人生倏忽，转眼已过花甲之年。“遥想公瑾当年”，金城治史，朔方读碑，寻蕃部踪迹于河湟之外，觅党羌诸种于贺兰山间，蒐三百万文字于行篋，揽五千卷史集于胸臆。^①不计锱铢，不惧威权，矻矻治史，唯求史真。少年英发，何其坦荡慷慨！俱往矣！故余每扶曳歌之，而亦莫知老之将至也。老不可怕，史家贵老，而可畏者，网络之弥漫，“E考据”之腾达，驯斯以往，人文其有兴乎？“抱残守阙”之吾侪将迎来如何命运，被淘汰？抑或“苟存”？吾人惶恐徘徊。

冯开建

壬辰年季春于澳门氹仔

① 至1986年，余收集整理西北民族史资料已达300余万字，同时个人收藏史学专业书籍已逾5000余册，至今则十倍矣。

目录

阎立本《西域图》在宋元著作中的著录及其史料价值	1
唐《王会图》杂考	24
唐李筌《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西北诸道部族地理考证	41
唐韩昱《壶关录》所载李密族属及其他	115
辽韩椅出使敦煌考	138
河西回鹘、河西党项与河西杂虏诸问题考释	149
“庞特勤居甘州”辨	165
甘州回鹘史二札	177
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及与西州回鹘之关系	186
西州回鹘、龟兹回鹘与黄头回纥	204
宋代的于阗——兼论于阗政权与喀刺汗王朝的关系	213
《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再释——兼论辽宋夏金时代的“回回”	240
隋唐五代宋初党项拓跋部世次嬗递考	264
西夏“秃发”考	291
穆桂英人物原型出于党项考	306

熙丰时期宋夏横山之争的三份重要文献 317

北宋西北御边名将曹玮 335

北宋与西北各族的马贸易 364

今本《元史》散逸在外的两个列传 405

元代赛典赤家族对云南地区的开发和经营 418

王先谦与《蒙古通鉴长编》 443

征引文献版本 451

地名族名索引 468

阎立本《西域图》在宋元著作中的著录及其史料价值

一

隋唐画家喜以异域之事为图,《西域图》见于载籍有裴矩、阎立本、柳经、范长寿、何长寿五家。^①裴矩《西域图》,前人多有介绍,范、柳、何三图,文献无一字涉及内容,其详已不可考。

阎立本《西域图》今已不传。然而,在其历世的千百年中,历代文人雅士耳闻目见,或为加题跋,或为作颂赞,留下了不少关于该图的文字著录,给我们保存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下面先把有关阎立本《西域图》的主要资料依时间顺序排列于下:

(一)《唐画断》载:

唐太宗朝……立德创《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状,立本画国王粉本在人间。^②

① 裴矩《西域图》,据《隋书·经籍志》及《隋书·裴矩传》,共3卷,记录了44个国家。柳经《西域图》,见(元)鲜于枢《困学斋杂录》。范长寿《西域图》,(宋)周密《云烟过眼录》称“胡存斋咏所藏范长寿《西域图》,长三丈余,徽宗御题签,后归张子有”。何长寿《西域图》,(宋)贾似道家藏,见《悦生所藏书画别录》。柳、范、何三图他人均无著录,内容亦无考。《新唐书·艺文志》中有“《西域图》六十卷,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云云,是又一《西域图》也。此图很可能就是《通典》卷193《边防》9中所载,龙朔元年王名远所进的《西域图记》。

②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11《阎立本》引《唐画断》。

（二）《历代名画记》载：

时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国图……元和十三年，彦远大父相国镇太原，诏取之。《西域图》，王之慎亦拓之。^①

（三）《能改斋漫录》载：

博陵阎公，总章右丞相，终于中书令，艺兼后素，时谓丹青神化，此其迹也。唐人张彦远，出鸣珂三相家，风流博雅，著书记历代画，第阎上品，而《西域图》在所录。又言王知慎亦拓之，则传世者非一本。此弊刺诸马多阙，而剪发二人全失之，比见摹本自高丽来，采笔殊恶，而马之沥乳者与人之剪发者皆全，信外国自有唐时摹完本，今取其全者备见之。且以浚都世臣大家，秘藏图史，以奇胜相高者极众，至于阎迹乃少遇。其惟吕申公家有《唐太宗步辇图》，引禄东赞对请公主事，皆传写一时容貌，赞皇李卫公小篆，其语采色神韵，与此同出一手。而张记亦曰：“时天下初定，外国入贡，诏立本写外国图。”而注指西域，则奉诏所为者，即谓是耶？信真迹果不足疑。……元祐六年辛未九月龙眠山人李公麟伯时题。右伯时跋阎立本《西域图》。^②

（四）《画史》载：

王球夔玉收《西域图》，谓之阎令画，褚遂良书，与冯京家同，假名耳。^③

（五）《宣和画谱》称：

“今御府所藏（阎立本画）四十有二”，其中有“《西域图》二”。^④

①（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9《唐朝》上。

②（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阎立本画》。

③（宋）米芾：《画史》之《唐画》。

④（宋）佚名：《宣和画谱》卷1《道释》1。

(六)《学斋占毕》载：

所谓《贡职图》者，见于秘府群玉帖中，李公麟所述云：梁元帝时，萧绎镇荆时作《贡职图》，状其形而识其土俗，首虜而后蜚，凡三十余国。唐阎令作《西域图》，兼彼土山川，而绝色伽梨凡九国，中有狗头、大耳、鬼国为可骇，皆所以盛会而奢远览，亦贡职之流也。元祐元年六月望日，李公麟书于奏邸竹轩。^①

(七)《通志》载：

阎立本《西域诸国风物图》。^②

(八)《存复斋文集》载：

惟王建国，辨正方位，内抚中夏，外妥四裔。在唐贞观，房、杜迭用，远夷来庭，西域效贡，乃命材臣肖其形，记彼风土方物攸呈，自兹迄今八百余祀，宏矣。^③

(九)《古今画鉴》载：

王芝子庆家收阎令画《西域图》，为唐画第一。赵集贤子昂题其后云：画惟人物最难，器物举止，又古人所特留意者，此一一备尽其妙。至于发采生动，有欲语状，盖在虚无之间，真神品也。^④

(十)《困学斋杂录》载：

杭士王子庆收《西域图》，阎中令画，褚河南书，丹青翰墨，信为

① (宋)史绳祖：《学斋占毕》卷2《王会、贡职两图之异》。

② (宋)郑樵：《通志》卷72《图谱略》1。

③ (元)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7《贞观西域图赞》。

④ (元)汤垕：《古今画鉴》，第3页，学海类编本。

精绝，意当时所画甚多，今止存四国，前史皆逸而不书，今录于此：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附国王子宜僧，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屠，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闭关，以防盗贼。国有二万余家，号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系之首帅。重者死，轻罚牛。人皆轻捷，便击剑、用矛，漆皮为甲，弓长六尺，以竹为弦。妻其群母及嫂，兄弟死，父兄亦纳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长笛。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兽皮，子孙不哭，带甲舞剑而呼云：“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怨杀鬼。”其余亲属以猪酒相遗共饮，啖而瘞之，死后十年而大葬。^①

（十一）《剡源文集》载：

唐画《西域图》一卷，卷凡四则，每则各先书其国号，风土不同，而同为羌种。画者又特举其概，每国画一王，而一二奴于后挟持之，王皆藉皮坐于地，侍者皆立。一王掀掌偃语，员皮头帽如钵，项组铁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牛脚靴，胸悬一员金花。一奴小员皮帽，敛袂受事；一奴曳幕罗，手上下奉酒壶，若俟而进，裘靴与王同者。蜀郡西北两千余里附国（嘉）良夷也。一王皮韬小髻，余发垂双辫如缕，皮裘玄靴解衽交手按膝。一奴布韬，发余垂独辫，朱裘玄靴者。吐国（谷）浑之南，白兰之北，弥罗国也。一王乌氍冠如首经，上标白犛牛尾，旁顰二雕翎，皮裘朱带，玄履绿袜。二奴，一冠饰裘带屣袜与王同而绀鞹，一绀带素袜而朱鞹者。又西于白兰数千里，佇貶欲归国也。一王二奴皆垂髻，王白皮裘，黄毛靴，坐而倭指数曲。奴青襦黄屣者，拍手为节而歌，面有酒色，丹襦，皮束项者，与王同，目右注而盼，衣皆及项者。又党项之

① （元）鲜于枢：《困学斋杂录》卷上。

西，千碣国也。所藉皮或毛或不毛，色或淡或素或淡紫或绚烂或红波，人物肤肉溢生纸面，顾揖向背，动止迟速，诸态观之，粲然如生，余器藻镂精润，功参神鬼，不可探度。余考《唐史》，诸国名俱不经见，当由史官追书，不能谕知当时事。而当时来朝，此嵬琐者混居羌中，亦无特出名字，故若是泯泯不著。此可以见唐治之盛而国大体正，不必当然也。……然余见儒者谈职方，抱传记，尤不信世外无穷极之辞，以为与幅员常数不合。姑幸兹图出于唐人目睹手写，其国名因土音载之，不皆有义而当于实。其语疏，其事广，其居处、服食、嗜好，去人不远，可以补轶闻，资博识，有《辘轳方言》、《番尔雅》之余意。画复精绝，非后世可及，欣玩之不释。遂为采记，仿佛存诸篋衍，有好事者，与之共焉。^①

（十二）《九灵山房集》载：

此吴兴钱舜举所临唐阎中令《西域图》，中令艺绝古今，张彦远记历代画，第为上品，而《西域图》实在所录也。盖当时天下已定，而外国初入贡，故诏中令写外国图，而于西域则奉诏。其真迹有李伯时题识者，旧藏庐陵王侍郎家。大观间，诏取上进，庐陵令张达淳辈窃取摹之，于是有摹本。彦远又云：当时王知慎亦尝一摹拓，而海外高丽等国往往有唐摹本，则此图之传世非特一本矣。第不知舜举所临者，果自真迹中来邪？亦摹本之所出耳？因茅元礼携至求题，姑志所闻如是，博雅君子，必有能谄之者。^②

（十三）《真迹目录》载：

阎立本《西域图》藏吴廷所，虽旧而未必真，然海滨逐臭之夫亦颇有称赏者，观之，喷饭满几。^③

①（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4《唐画〈西域图〉记》。

②（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22《跋钱舜举临阎立本〈西域图〉》。

③（明）张丑：《真迹目录》卷2。

明清以来，著录阎立本《西域图》的文献为数不少，如《清河书画舫》、《铁网珊瑚》、《珊瑚网》、《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等。但均系抄录前述资料而成，有的还将《西域图》记为《诸夷图》，以致与《职贡图》相混，^①兹不赘述。

二

根据上述材料，余以为基本上可以明确三个问题：（一）《西域图》的作者；（二）《西域图》的流传本末；（三）《西域图》的形式和内容。

先谈第一个问题。

关于《西域图》的作者本来不成其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记载都认为《西域图》是阎立本所作。但是，北宋著名书画家和鉴赏家米芾的《画史》却否定了这一说法，称他所见的阎立本《西域图》是“假名”^②。既然是米芾这样权威的书画鉴赏家不承认《西域图》为阎立本所作，那就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辨证。

据《画史》，米芾所见《西域图》乃庐陵王球家所藏，米氏又见冯京家藏《西域图》与王球家相同，据此，米芾即言《西域图》非阎中令所作，但并没有举出什么证据。但庐陵王家收藏的这一幅《西域图》，亦为米芾同一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画家李公麟所见，而且见过两次，一次在“元祐元年六月（见前引史料六）”，一次在“元祐六年九月（见前引史料三）”，两次李氏都为此画作了题跋。李公麟见《西域图》时，并不是像米芾那样轻而易举否定或肯定，他作了三项考证工作：一是与文献对照，认为《历代名画记》中记录的“诏立本写外国图而注指西域”，就是他所见的这幅《西域图》。二是以高丽的《西域图》摹完本与所见残图对照，看出摹本“采笔殊恶”，质量远远低于真迹。三是取吕申公家所藏阎立本另一幅名画《唐太宗步辇图》与《西域图》对照，经过反复鉴定，认为《步辇图》的“采色神韵”与《西域图》是“同出一手”，故称庐陵王家收藏的《西域图》是阎立本的真迹，“果不足疑”。比较米、李二家之言，当然是李公麟所言更为可信。

①（明）汪砢玉：《珊瑚网》卷25《唐阎立本诸夷图》。

②（宋）米芾：《画史》之《唐画》。